

## 念念不忘芋头饭

■ 朱菊香

一叶落,天下秋。欣欣万物,与盛夏挥别,立秋如期而至。每到立秋,就会想起我的奶奶,想起奶奶煮的芋头饭。

每年立秋那天,奶奶便扛起锄头,携上菜篮子到坡地上去挖芋头。我总喜欢跟随奶奶一起去。

我们家每年都是种紫柄芋,奶奶说紫柄芋更粉更香,不易痒嘴。芋苗长得很茂盛,紫色的杆儿长得比我还高,叶子碧绿碧绿的,似荷叶,静静地擎着。秋风起,芋叶摇,绿波起伏,芋叶有着水墨画一般极美的韵致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瘦弱的奶奶为了不让我们饿着,挥着锄头,一锄一锄地开垦出这一大片土地,种上芋头和番薯。

奶奶一边挖芋头,我一边捡。奶奶说到“芋头”那两字时,总把那个头字的声音拖得好长,我觉得奶奶叫“芋头”,像呼唤她的孙女一样亲切,她总爱叫我“妹头”,她觉得“头”代表大,代表好。

我们挖了满满一大菜篮子芋头,奶奶把芋苗也带了回家,她要把芋苗腌制成一道美味的下粥小菜。奶奶把芋头洗净去皮,切成小块。在炒芋头前,先焯一下水,奶奶说,这样可以

去除芋头的涩味,让芋头更软糯绵香。

在煮芋头饭前,先在糯米中加入少许的花生油腌一会儿,这样可以让米粒更加晶莹剔透。

奶奶说,煮芋头饭讲够“镬气”,最好用荔枝柴烧火煮。

“奶奶,什么叫镬气呢?”

“就是火功,芋头饭是镬气很浓的美食,灶里柴火温度要熟练掌握。”

奶奶往灶膛里加了一把荔枝柴,火烧得旺旺的,荔枝树的独特清香弥漫开来,穿过木镬盖,与芋头饭融合。

当满屋弥漫着芋头的味道,弟弟就跑过来,等待奶奶揭开镬盖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芋头饭了。奶奶说:“芋头饭熄火后,留在镬里焖一会,才更香。”在那艰苦的岁月,多数都是靠稀粥度日,难得吃上一次芋头饭,我们迫不及待,双眼紧紧盯着那冒着热气的大镬。

当奶奶揭开镬盖,那个芋香真是诱人啊!香到什么程度?弟弟顾不上镬里的热气,伸手要去抓芋头来吃。

“别急,芋饭摊凉了更好味。”奶奶说。

奶奶煮的芋头饭就是这么单调,

一半糯米,一半是芋头,连一粒葱花也不加。当奶奶把一碗满满的芋头饭端到我面前,我连饭带芋扒一大口,芋与饭在舌尖上翻动,口感绵密,软糯浓香,味道真的是独一无二。多少年过去了,这醉人的香气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把质朴的芋头做得有滋有味,是奶奶多年的厨艺经验和智慧。有时候不是只有高端的食材才能做出美味的食物。只要食材新鲜,做的人用了心,也能把普通的食物变成人间珍馐,撩人胃口,令人回味。

在奶奶一年又一年煮的芋头饭里,我渐渐明白:煮芋头饭的过程中,对于保持稳定的火力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,最好选择中小火煮,尽可能让饭和芋头受热均匀。这样不仅保证了饭和芋的口感,也有助于保留食材的营养。

我吃奶奶做的芋头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立秋,吃着奶奶煮的芋头饭渐渐长大,如今,我也能做出美味的芋头饭了。只是,最先教会我煮芋头饭的奶奶已经不在……

每年立秋,念念不忘的是小时候那芋香弥漫的味道;怀念的是站在高大的灶台旁为我们煮芋饭的,最疼爱我的奶奶。



故乡落日 八言摄

## 窗花声声年来到

■ 靳玲

那时的北方山村,过年时家家户户贴窗花。我妈是剪窗花能手,每年进腊月,村里的奶奶们拿着红纸走进我家,请我妈剪窗花,一个接着一个;姨姨们左手拿剪刀,右手拿红纸,三个一伙,五个一群,走进我家,跟我妈学剪窗花。剪纸声声在我家响起。

我妈每天早早起来,把炕烧热,把地中央的大铁炉生着,炉里火舌一个劲往烟囱里窜,烟囱被烧得通红,我家暖得像春天。

姨姨们盘腿坐在炕上,围着我妈。兴许是我家热,她们脸都像抹了胭脂,粉红粉红的,真好看。“沙沙沙”的剪纸声可好听了,像村头爷爷奶奶那纯朴的乡音,嵌在我心里。

我妈剪一幅老牛拉车。老牛用力往前拱,突出的眼睛闪着敦敦实实的光,憨憨地看着前方,一双坚硬略弯的角,风韵无限。车上坐着两坛子贴着双喜的酒,被颠簸得直乐呵,似乎想顶开盖子,把酒香喷涌人间,人间的幸福便长长久久。我清晰地看见车轱辘向前挪动呢。红红火火的年就在跟前,我的那些爷爷们、叔叔们围坐在一起,举起酒碗,一碗一碗地碰……碰出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好与幸福!后院姨姨“啧啧”夸赞我妈手巧,这老牛拉车跟真的一样。穿红绒衣的姨姨努努嘴,用膀子撞我妈一下,姐夫比这老牛实诚吧?姨姨们哄堂大笑,前俯后仰,泪珠四溅。我知道“姐夫”是指我爸。我爸在遥远的南方工作,要替工友加班,不能回来过年了。我爸信上说工友母亲病了,工友得回去尽孝,大过年的,得让老人高兴。我爸也是的,尽想着工友,不知道我在家等他回来过年吗?哼!

我妈嗔怪地打了一下穿红绒衣的姨姨,脸上飞起两朵红云,煞是俏丽。我心里那个甜啊,就像喝了蜜。我舞着手,在炕上跳啊蹦啊。

前院姨姨剪了一幅公鸡报晓。雄壮的大公鸡站在南山顶上,伸着油亮的脖子,冲着远方“咯咯咯——”,那声音可真亮堂,传得很远啊,久久地回荡着。那年是鸡年,我妈说公鸡打鸣告诉人们天将要亮了,黑夜将过去,黎明马上就会到来。我妈还说鸡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,带来如意。我太喜欢公鸡了,我想大公鸡给我爸捎一句话——每到过年我特别想他,明年过年无论如何得回来。

穿红绒衣姨姨剪了一幅小姑娘提篮子满山奔跑,山上长满花花草草,还有阳光照射在花草上,格外耀眼。汗从小姑娘头上滴下来,闪闪发亮,“吧嗒”滴到地上,小珍珠似的。她不停地跑……后院姨姨剪一幅老人们围坐在窗明几净的屋里,闲聊呢,窗户上贴着“倒福”,奶奶们咧着瘪嘴笑,脸上皱纹里趴着的幸福往外跳……

姨姨们拉着我妈手,夸我妈手巧,说我有福。一位胖姨贴着我妈脸,说要蹭点福,她要做个有福人。姨姨们又哄堂大笑。穿红绒衣的姨姨说,赶紧回家贴窗花,过大年啦!姨姨们七嘴八舌地说,对,回家贴窗花,贴窗花去了……过大年喽……

我妈说玲儿,咱们也贴窗花了。

贴窗花了,过大年了!

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每到年根,那情景站在眼前,怎么也撵不走。

## 我记得那个夏日的傍晚(外一首)

■ 杨叶林

我记得那个夏日的傍晚  
你的笑靥悄然绽放  
如同多情的枫叶  
在秋风中呢喃

我的思念  
像浪花吻着沙滩

悠悠水草中  
驶过一只蚱蜢舟  
让你的星星沉醉

为了铭记  
你的倩姿

为你雕划出

像迢迢的呼唤  
我的记忆在闪烁  
为了能在你的心田吐绿  
我在明媚的春光中憧憬

我在温柔的冬夜  
细细地描画

我一世的情缘

等

哪怕是忧伤的

我的情语  
就像雨后绚丽的彩虹

给我一支拙笔  
在我红莲的掌心  
划出你袅袅的音符

自你的眸中

流向乡村的尽头

等你

整个的沧海桑田与潮起

潮落

## 诗三首

■ 陈忠平

酷暑天树下乘凉

酷热如扬火,汗蒸伏气欺。  
乘凉槐树荫,消暑翠瓜宜。  
去往行人少,隔空飞鸟稀。  
椅扶摇晃梦,蒲扇手中持。

土泉流苏古桥

土泉春色越千年,古树流苏福寿添。  
今日飘香香万里,新枝白雪映蓝天。

香港西贡乘船桥咀洲

清波碧海影匆匆,破浪轻舟去水浓。  
如箭光阴催客老,青山笼翠暮容松。

## 摘龙眼

■ 苏伟

清晨,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家中的宁静。电话那头,传来了母亲那熟悉又略带焦急的声音:“儿啊,家里的龙眼树挂满了果子,你和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摘龙眼啊?再不回来摘,怕会被那些鸟偷光抢光了。”母亲的话语里,满是对儿孙归来的期盼,以及对那片果园的眷恋。

放下电话,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记忆中的果园,总是那么的生机勃勃,在四季轮回中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与味道。

于是,我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暑假,带上儿子,一同踏上回老家的路。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左右,穿过蜿蜒的公路,终于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庄。

回到家中,我们与家人寒暄了一会,就着手安排摘龙眼了。这时,母亲特意叮嘱:“山上蚊子多,你们记得在衣服和手脚上喷点花露水,免得被叮得一身包。还有啊,太阳大,记得戴帽子、穿长袖,别晒伤了皮肤。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晾凉的开水,还有一些填肚子的食品,记得带上。”母亲的话语,如同夏日里的一缕清风,吹散了旅途

的疲惫,也吹暖了我的心房。

我们走进果园,一股混合着泥土、果香和花草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,让人心旷神怡。那是龙眼特有的甜蜜气息,瞬间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我们戴上草帽,穿上长袖衣,喷上花露水,以防蚊虫的侵扰;我们手提着篮筐,穿梭在果树之间,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每一颗饱满的果实。那一刻,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,与父母一同在这片果园里劳作、欢笑。

我抬头望向那些挂满枝头的龙眼,它们金黄而诱人。我轻轻地捏住龙眼的蒂部,然后缓缓用力。随着一阵轻微的“咔嚓”声,龙眼终于脱离了枝头,稳稳地落入了我的掌心。那一刻,我仿佛能感受到龙眼内部的果肉在轻轻颤动,那是对生命的告别,也是对成熟的庆祝。

在采摘龙眼的过程中,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。每一颗龙眼的背后,都凝聚着父母辛勤的汗水与不懈的努力。同时,我也感受到了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——我们尊重自然的规律,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馈赠;而大自然也以它独有的方

式,回报我们的付出与坚持。

由于儿子身高有限,他只能踮起脚尖,蹦跳着去摘那些在低处的龙眼,那纯真的笑容如同夏日的阳光般灿烂。我笑着走过去,帮他扶住树枝,让他能够更轻松地采摘。

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,指尖轻轻触碰那饱满的龙眼,仿佛在与它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。然后,他轻轻一用力,龙眼从枝头脱落,落入了他的掌心。那一刻,他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与满足感。

他迫不及待地那颗龙眼送入口中。果肉鲜美多汁,甜中带着一丝清新,瞬间在他的味蕾上绽放。那份滋味,不仅仅是龙眼本身的美味,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篮筐里的龙眼越来越多,我们的脸上也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我们身上,留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夕阳西下,我们满载而归。

这次摘龙眼的经历,让我体验到了田园之乐,而与家人、儿子共度的时光,让我重新找回了简单纯粹的生活态度。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